庸盦筆記

凡例

一是書於平生見聞隨筆記載自乙丑至辛卯先後閱二十七年所記漸多始自刪存其有精蘊及有關繫者復各以類相從不能盡依先後為次諸篇於近世鉅公名人或稱其謚或稱其字與官蓋所述之人生死不同而所稱之官又有前後不同者則以纂述非一時故也若必追改為一律轉失纂實之意所以各仍其舊

一昌黎韓子有云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茲編

亦頗存此意雖不過隨時涉筆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嘗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經世之學惟所書善惡務得其實善者則盡力表章不嫌溢美惡者則慎之又慎必爲世所共棄者而後加貶絕焉以附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義

一是書所記務求覈實獨造不拾前人牙慧間有當時得之耳聞而其後復見於他書者則隨手刪去亦有一二偶未見及致未盡刪者然各記所聞其用筆亦稍不同矣

一筆記與文編相爲表裏凡關係大局之事與其人最可師法堪備史料者既有一二十篇刊在唐盦文編矣筆記中即不復贅

一史料一類涉筆謹嚴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參私見即軼聞述異兩類無不攷訂確實惟幽怪一類雖據所聞所見究覺惝怳難憑以其事本無從覈實也蓋神怪雖爲聖人所不語然孔子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謂微而顯也故并錄之

一筆記據平日見聞隨意抒寫亦間有閱新聞紙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覈實者錄之以資談助今於新聞紙得軼聞二條述異四條幽怪二條爲删其蕪冗存其簡要各附於本類之後

庸盦筆記卷一目錄

史料

庸盦筆記卷之一

史料

無錫薛福成叔耘

裕靖節公殉難

道光年閒靖節公裕謙由知府薦擢封圻英銳任事亦頗講求吏治自禁鴉片煙之事起英吉利陷定海踞之於是林文忠公以兩廣總督被劾落職而大學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力主和議許以香港割界英人以易定海是時裕公已署兩江總督每論時務慷慨激發堅持清議疏糾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至

廟謨亦已中變琦相職逮下刑部獄命將分道出師絡繹赴浙粵諸省而裕公以欽差大臣馳抵鎮海視師提督余步雲爲之副當是時英人因與琦相議和已讓定海而盡調兵船南駛

朝廷遣總兵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國鴻率師駐守裕公所攜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調騎零湊集號令不齊且承平日久未經訓練實不耐戰余步雲尤恇怯巧滑善結奧援屢冒軍功加太子少保銜外擁濠如淺溝一孺子能踰之遠近皆知其不足恃也

裕公駐鎮海城內步雲駐招寶山一日裕公望見招寶山上有白旗頗心疑之乃勸步雲以竭誠報國且與之盟步雲僞偁足疾勉强莅盟有一英人名嗢哩以舢板船擱淺爲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并抽其筋以爲馬韁呼號三日而後死其聲慘厲異常英人聞之怒曰中國自命爲守禮義之國而酷虐不仁如此乎會廣東亦旋和旋戰久無成議英遂駛兵船復攻定海陷之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進攻鎮海用舢板船蟻附登岸而余步雲守招寶山之師先潰諸營繼之裕公

自投泮池水淺不得死一武弁負之以趨僱得小舟僅與幕友陳若木吳如澍二人退至甯波甯波吏民皆已倉皇驚擾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即吞金墜卧不語陳吳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過慈谿縣城幕友往艙中撫之已冰皆喜曰公覺矣遂往告縣令殯斂之余步雲始奏稱退守甯波而英人陷甯波步雲奏稱退守上虞且言裕謙大營先潰以致各營相繼奔逃復奏言聞裕謙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不知所往於是

宣宗皇帝諭旨歎恨用人之難謂柔懦無能者既僨事而剛果有爲者復鮮效也陳若木者以孚行宜興人習刑名痛裕公之爲步雲所賣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訴冤之辭遣裕公舊僕赴都察院呈遞而步雲始奉

旨逮問然步雲供辭狡展又素通聲氣朝貴多隱爲之地者獄久不定將待以不死矣刑部尚書李莊肅公振祜堅執不允加以刑訊步雲畏李公之威一一吐實不敢復有所隱讞既上得

旨步雲正法而裕公亦獲

優卹建祠予諡飾終之典隆焉若木由是名聞江南凡兩江總督到任必卑辭厚幣敦請入幕爲上賓者數十年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鴉片烟與英吉利兵船相持海上

宣廟倚任甚至旣而中變

命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馳往查辦嚴劾林公革職遣

成新疆盡撤守備與英吉利講和於是輿論譁然皆罵
琦善之誤國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賢而惜林公之不用
也其後河決祥符
上命大學士蒲城王文恪公鼎臨塞決口亦命林公赴
工效力蒲城一見林公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薦之
及大工合龍
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還朝力薦林公之賢
上不聽是時蒲城與穆相同爲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
聲訴爲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

召見復於
上前盛氣詰責之斥爲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
上笑視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
苦
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歸而欲仿史
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薨是時新城陳孚恩爲軍機章
京性機警最爲穆相所寵任方早朝軍機大臣惟蒲城
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馳而出急詣蒲城之宅其家方
搶攘無措尸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

然後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檢衣帶中得其
遺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編修
某曰
上方怒甚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尊公卹典必不可
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仕於
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爲尊公邀
優䘏子其圖之會張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親
厚之門生而亦蒲城同鄉且門生也相與其勸編修編
修從之孚恩代爲改草遺疏以暴疾聞

上震悼命成郡王賫茶酒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孫三人皆俟及歲時帶領引見飾終之禮隆焉孚恩補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樞垣呈穆相穆相大喜於是推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尚書軍機大臣而張公亦於數年間由翰林躋卿貳惟編修以不能成父志爲蒲城諸門生及陝甘同鄉所鄙棄亦自愧恨遂終身不復出蒲城甍未幾而林公召還復爲陝西巡撫世俗皆言自蒲城甍後宣廟常閒坐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賜環此說雖未盡然然亦足見人心所歸仰云

劫數前定

兵燹之劫皆有定數余既屢著於筆記矣咸豐癸丑二月金陵之陷粵賊募得黔人之善挖煤者由儀鳳門穴地火攻而入至同治甲子六月威毅伯中丞曾公仍募得其人由太平門外穴地火攻而入斯事固已奇矣尤奇者常州府城以咸豐庚申四月初六日午時爲粵賊所陷今傅相合肥李公之巡撫江蘇也以同治甲子四月初六日午時攻克常州相距市四年而一失一復月日時皆不爽謂非有定數而能如是乎至如上海以道

光壬寅陷於英吉利咸豐癸丑復爲羣匪所踞迨粵寇之難四鄉雖爲戰場而城獨不陷甯波亦以道光辛丑陷於英吉利同治壬戌復爲粵賊所陷迨光緒乙酉法蘭西以鐵艦來攻竟不能入口大抵兵燹之刼重於前則輕於後冥冥中若有爲之主宰者焉

訥相臨洺關之敗

故相訥近堂閣部訥爾經額之總制直隸也酣嬉廢事吏治日壞咸豐三年以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迨賊解圍奔竄山西訥相督

兵回防直隸初有獻計於納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間有一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洺關近時商賈皆由此往來其路甚捷然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雖十萬之衆不能過也納相拘守太平時舊制以爲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及達而賊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是時納相方督凱旋之軍萬餘人次臨洺關先一日有嘗納相旗幟責州縣供張者蓋賊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而納相尚未知也次臨洺之日賊衆擁至官

軍倉皇失措軍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畧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爲之稟達省垣是時桂燕山相國桂良以刑部尚書駐守保定爲之入奏訥相奉

旨革職拿問賊燄由此大張蓋訥相爲承平大吏已數十年養尊處優素不知兵行軍既無偵探又無營壘加以拘牽文例故及於敗云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新甯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尚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燄日張烏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旣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楚勇千餘人與賊搏戰楚勇出境剿賊由此始全州蓑衣渡之役以寡擊衆殺賊數千斂艦

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嘗率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
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撫是時江
公方在武昌尼守具奏
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
江公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人力疾遄行至六安州
城病益劇復得
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
煒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江公
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

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糗糧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爲元煒所紿且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旣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

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幘公久病益不支衆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堞上督衆連斃賊且堵築闕口會援師數道皆爲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

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蔌蔌如雨江公左右擁
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齧其
耳良勳負痛因墮地至水閘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
者曰布政使劉裕鉁知府陳源兗同知鄒漢勳胡子雝
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瀾縣丞艾延輝興福時咸
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煒竟降於賊或云元煒
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
在渡口覓舟忽有一人來其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
入都後覓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

事日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送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尚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闈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姑衣冠迎我

恐泄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毋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既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聞元煒通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煒降賊賊使擔水執爨旋授以僞職後官軍克安慶執元煒戮之噫捐例之開仕途龐雜其流弊一至於此可不懼哉

當元煒飾詞具稟時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陰受賊計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勳才畧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頡頏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詳書其事而感晞隨之也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粵賊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其僞將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人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畿輔日衆而

欽差大臣勝保踵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

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
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勦適金陵賊遣其黨黃生才等率
眾北援陷臨清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領侍衛內
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等督兵迎剿賊無食可
掠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勝保晝夜窮
追至豐縣勦滅全股黃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
靜海獨流鎮之賊南竄阜城僧邸追圍之賊聞黃生才
一股爲勝保所滅相謂曰莫余援也已遂并力突圍奪
越三濠三壘竄至連鎮立木柵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

隊盤踞高唐州當是時吉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林鳳
翔在連鎮僧邸圍之李開方在高唐勝保圍之高唐賊
衆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復立木栅悉用土壅遍
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賊皆潛居并有地道直通城外
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失亡勝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
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之僧邸以咸豐五年正月
十九日攻克連鎮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林鳳翔
搜賊供稱在窟室中官軍踪搜得之則見林鳳翔方在
地洞挾二美人宴飲驩呼已將長髮雉去蓋欲乘間潛

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一并生擒解京誅之僧邸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卽移得勝之師馳赴高唐自德貝子以下俱受節制勝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僧邸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賊出巢賊果出城棄其馬隊全數步行竄踞馮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茌平十八里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週圍堵住內又徧挖陷坑排列鎗礮守禦嚴密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廈外而砲牆十分堅固礮不能入僧邸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圈圍賊日持旂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卽放鎗礮勢難驟

進僧邸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即擬引運河水以灌之衆謂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僧邸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帀旋據已革廣西左江道張晉祥稟稱願捐貲獨任其事僧邸許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

僧邸旋即飭傳集民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巴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墩排列鎗礮一面令兵勇站立暸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浸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糧草火藥盡溼賊聚居樓上我兵用礮不時轟擊賊之柴米漸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巳刻李開方遣其心腹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泅水出降意欲藉爲內應僧邸必知其僞訊出被脅難民遣回原籍其餘賊黨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乘夜盡誅之遂令兵勇越牆逼近土堤放火

燒燬賊巢賊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倡郧又令兵勇越牆四面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倡郧即命撤隊巳刻李逆遣一賊呈送降禀倡郧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遙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傘擁李逆前進志在乘此脫逃倡郧偕德貝子等逆探其詐暗令馬步隊數百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李逆既入彀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擒獲倡郧傳令將八十八人撥入各營其賊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李逆進見李逆頭戴黃綢

繡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
攜兩賊童身穿大紅繡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
女子左右揮扇隨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邸德貝
子等各屈一膝即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
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而四顧
若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罰願說金陵諸賊來降祗求
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邸知其心叵
測飯罷遣出又令八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即遣出
遂將李逆與八賊目解至京都凌遲處死僧邸查明連

鎮高唐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弁兵勇八千餘人設立祭案將就擒餘匪八十人並二賊酋細縛挖心祭之作祭文曰爾官爾兵爾民爲國忘身沙場戰死英靈未泯天鑒爾志振我軍聲渠魁既殲賊黨悉擒剖其心肝慰爾忠魂尙饗僧卽放聲大哭官弁兵勇無不墮淚僧卽前經奏

封親王於是奉

旨世襲罔替並賞肩輿其餘文武各員賞賚爵秩有差

溫壯勇公守六合

咸豐三年賊陷金陵分黨往攻六合知縣溫公紹原銜

於民曰吾聞粵賊所至殺掠甚慘與其束手受屠不如殺賊而死今與諸君約能殺賊者奪得賊所掠物任自分之六合民素悍一呼而集者數萬人賊以六合下邑不設備大敗而去温公以所獲輜重頒之於民民旣獲利又知賊伎倆氣勢益壯賊每至民團輒敗之一日賊偃旗息鼓乘黑夜薄城而民團未之知賊踏雲梯將登城矣忽見城上燈火齊明燈有九江王字樣鬨闐天崩地塌之聲賊疑爲中伏也驚遁蓋城內向有九江王英布廟而火藥局在其中是夕失火而居民亦見九江王

燈在城上登城視之始知有賊出追之復大得賊所棄財物軍仗賊前後六犯六合皆不克溫擢至道員加布政使銜仍權六合縣事而江北大帥亦奏請加九江王封號既而大帥託明阿忌溫公威名疏劾溫公縱團肆掠與賊無異坐革職發往軍臺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疏言溫公實有功請免發遣仍令守六合既而請開復原官八年悍賊四眼狗圍六合總統張公國樑率師援之至陳板橋去城三里大霧不得進停軍一時許以待之天明霧開疾趨六合則城已先一時陷矣溫公

遇害賊刳其腹殘其尸聞大軍至卽棄城去事聞贈溫
公布政使謚壯勇

張忠武公逸事

張忠武公國樑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以兵餉大權爲其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勛偉節彪炳史册無待余之贅述若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跅弛不羈年

十五之粤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遊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爲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魁爲老大其支黨皆爲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爲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寨皆讋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爲借糧越南人騙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

於地縱橫跳蹮象見之皆慴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爲盜魁嘉祥有衆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爲商之資本官民之旅費既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捷然兵吏爲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爲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遺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

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僞敗乃悉括山中財物散遺其黨使歸爲艮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

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爲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爲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皆以寡擊衆每出己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職京師其封翁愚荃先生與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時嘗以年家子從文正習制舉文旣得翰林亦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文正丁憂回籍傅相與其封翁從侍郎呂文節公賢基奉

旨回籍治團練自是遂不甚通音問厥後皖北糜爛呂公殉舒城之難而團練事遂無可爲傅相旋入皖撫福元修中丞濟幕府中丞蓋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措注未盡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會粵賊勢益横傅

相病官軍之退避也力請大舉一戰是時鄭軍門魁士爲總統謂賊强如此君旣欲戰如能保其必勝願書軍令狀否傅相毅然書之官軍與賊戰而大敗賊漫山徧野而來合肥諸鄉寨皆被蹂躪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館傅相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鎭江而自出謁諸帥圖再舉旣落落無所合久之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間道往謁焉謂文正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文正幕府者爲候補道程桓生尙齋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鼐作梅今江甯布政使舉

人許振褘仙屏陳弼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
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領弼因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
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
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艨艟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
不回京供職弼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
老師盍姑試之文正許諾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
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
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
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

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旣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尙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爲之悚然蓋文正素諗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靑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旣而文正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

退裕如文正不從傅相復力爭之文正曰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違文正節度出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詣大營又不留營聽勘徑自歸去文正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文正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閒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文正移建軍府焉傅相馳書往賀文正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

可即前來傳相乃束裝赴安慶文正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僱輪船來迎援師文正奏遣傳相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常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

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文正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續望日隆卒蕆文正未竟之緒文正之志業傳相實繼之同治十一年文正

甍於兩江總督官廨傳相郵寄輓聯云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蓋紀實也

肅順推服楚賢

肅順於咸豐年閒始爲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後遂入值軍機屢興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卒以驕横僭擬獲罪伏法其人固無足論矣然是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尙營焉不察惟肅順知之已深頗

能傾心推服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

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

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

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陽
王闓運紉秋闓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筠仙郭公固
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闓
運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
方能啟齒郭公方與京卿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挽
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
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之語
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
棄瑕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

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

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說余聞之高碧湄未知確否碧湄與紉秋皆嘗在肅順家教其子者也

巡撫折藩司之檄

咸豐八九年閒昆明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王壯

愍公有齡素爲所識拔以一鹽大使不數年間薦擢至江蘇布政使總督藩司互相倚重而巡撫倮然不能問一事壯愍志得氣盈不以巡撫置意中每詣院謁巡撫仰面視天言如泉涌但自陳其所辦之事而不請示焉趙靜山中丞德轍大不能堪而無如之何竟引疾以去歸安徐莊愍公有任由湖南布政使升撫江蘇素聞壯愍之專橫也思有以折之壯愍初次上謁左右兩僕各執白銅煙筒裝送水煙莊愍謂之曰君仕至兩司尙未知官場通例乎藩司謁巡撫但許吸旱煙不準吸水

煙君雖才略無雙定例其未可違也遽揮一俊僕使去壯愍愕然出不意無可置辭喪氣而出然於公事專擅如故未幾何制軍力保壯愍升任浙江巡撫而莊愍爲何制軍所壓終不能收回巡撫之權隱忍而已俄而制軍失陷常州莊愍殉節遺疏劾之何制軍竟伏法

庚申杭垣之陷

咸豐年間賊擾江西安徽等省浙江之軍以常玉山昱嶺關西安鎮三路爲重防其餘則視賊所趨而調撥之已未十月江南借浙闈鄉試皖南之人赴浙者率由廣

德四安徑從安吉孝豐山中抵杭蓋小路也自是人始知山中有途徑而賊亦偵探得之庚申春大軍圍金陵甚急偽忠王李秀成欲救金陵乃以悍賊數百沿路裹脅由安吉孝豐係杭越山而至杭郡巡撫羅壯節公遵殿以事出倉卒未暇調兵不知所措數日而城陷賊進攻滿城將軍瑞昌悉力固守而杭城內錫箔匠數萬人羣起擊賊又値金陵分大軍繼至賊仍由此路遁走大會羣賊攻陷東壩乘金陵大軍之虛攻陷老營而東南遂糜爛矣

藎臣憂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爲戈什哈旣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强不足平也旣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粤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爲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丹初尚書

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為文忠也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為戶部郎中好為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夏官軍既克馮官屯劇滅粵賊之北犯者載垣端華漸

以聲色惑
聖聰薦肅順入
內廷供奉尤善迎合
上旨
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
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
學士柏葰資望既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
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蓋三奸以全力羅織
之欲以樹威於是朝臣震慄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鐵

錢局一事與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骨肅順恃寵而驕陵轢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爲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咲若輩憒憒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烏知公事因將司員擬稿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於心而

唯諾維謹惟大學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勸

上舉木蘭秋獮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

上娛情聲色實爲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

上將從之爲三奸所尼屢下詔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

上不豫十六日

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

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

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

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

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

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

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

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

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
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
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
心三奸不悅明日
上奏
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卽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
勃然抗論以爲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
軍機處擬旨駁還然恭親王遂得於此時奔赴熱河叩
謁

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以爲贊襄政務之權在
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甚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
華之所爲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爲端華所使二王實
皆庸憒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爲主謀云恭親王
先見三奸卑遜特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爲彼何能爲不
足畏也兩宮
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
衆謂叔嫂當避嫌疑且
先帝賓天

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拊掌稱善曰是眞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親王乃請端華同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即發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即請

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縣備尖宿處皆不
敢輕居懼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
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勩
詔即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
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
謂
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
贊一辭
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

三奸又力阻
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
梓宮回京
上恭送登輿後先奉
兩宮間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楨周
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合疏稱我
朝
聖
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條

奏特降
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
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
皇上沖齡踐祚欽奉
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
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
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
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
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

呈
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
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
機大臣事事先面奉
諭旨辨駁可否悉經
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
聖意者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
之計正宜
皇太后燉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

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昔漢之和熹鄧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遼之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朝之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事皆由兩宮裁決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

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爲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

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
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
機大臣承
旨舊制或應量爲變通擬求
敕下羣臣會議具奏請
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
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
政以防權姦之專擅十月朔
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

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

皇太后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

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

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

上南面稍東席地坐

兩宮亦南面坐稍北

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
上顧曰阿瑪奴輩如此負恩卽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
王大臣密定計卽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
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
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
命載垣等已先至尙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
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間特命辦事
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
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

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王遜謝卻立宮門外俄
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
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
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
命擒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衛數人來前褫二人冠
帶擁出隆宗門尙顧索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
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
梓宮次於密雲遣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鬨肅順
在臥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順方擁二妾臥於

狀遂械至京亦繫宗人府肅順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載垣亦咎端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凶之罪肅順尤甚端華次之載垣又次之蓋肅順之驁悍過於二人自忖護送

梓宮儻遲數日至京不至有變然使俟肅順至而圖之彼耳目既廣布置漸密則措手較難矣惟

車駕至京而即日下詔辦理神速爲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云廷議既上請均照大逆律

淩遲處死初六日

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

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

日

皇考升遐即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

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令

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

請旨擅自主持兩宮

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

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
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
皇太后伊等請
皇太后看摺亦屬多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
不一而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
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
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
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
皇太后於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搆釁此又

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
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
等凌遲處死當即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
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
親王奕誴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詥孚郡王奕譓睿親
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面詢以載
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

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
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
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
是皆
列祖
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
不自恃爲
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
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

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即照該王大
臣等所擬均即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
議親議貴之條尚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
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
華封刑部尚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
自盡此為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
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
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著加恩改為斬立決
即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

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
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
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
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
革職發往新疆效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兇燄
方張受其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尚有
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卽革職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
其發遣兵部尚書穆蔭卽革職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
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

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載垣端華自縊肅順以科場鈔票兩案無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聞將殺肅順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西市觀之肅順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車上過騾馬市大街兒童讙呼曰肅順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頃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手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

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端華肅順時請查辦黨援當令指出黨援諸人實迹嗣據明白迴奏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書陳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間嘖有煩言陳孚恩於上年七月

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熱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即有竊負而逃避海濱而處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不共見共聞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兒

赴
行在是該尚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卽此可見黃宗漢於
本年春閒前赴熱河
皇考召見時卽以危辭力阻回鑾迨聞
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
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爲迎合載垣等衆所共知以上二
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若
任其濫厠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
職永不敘用以爲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太

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與載垣等雖無交通實據而或與往來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衆人耳目共見共聞何能逭之不議劉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績均著即行革職許彭壽糾劾各節朕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頹靡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有以寬大爲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紛陳請致啟訐告誣陷之風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習朕實有厚望焉宗幾查

鈔肅順家得陳孚恩手書有不臣語乃復逮戍伊犂先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
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卽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爲同治元年上
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先是欽天監奏八月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登極之日久陰忽霽八表鏡清於是權姦旣去新政如

旭日初升羣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啟中興之治

庸盦筆記卷一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